

菖蒲花開

京城的花，各有自己的根據地。崇文門的梅，玉淵潭的櫻，陶然亭的菊，景山的牡丹，什刹海的荷，都已經與周圍的亭台樓閣、假山湖泊融為一體，成為了地標性的特殊風致。

但位於古都最核心地段，享受眾星拱月待遇的，卻是一種相對小眾的植物——菖蒲。緊鄰着天安門的菖蒲河公園，在寸土寸金的皇城中央，獨闢了一片小天地。清明、端午之間，菖蒲陸續開放。單從觀賞的角度，菖蒲的花有些近似於鳶尾、蘭草，黃色、白色、紫色，盛開在青翠的葉叢之中，紫色又渲染出了藍紫、紫紅不同的層次。菖蒲具有驅邪祛毒的功效，加上不俗的顏值，更瀰漫了某種高潔神秘，被奉為「仙草」。

菖蒲並非陶菊周蓮、姚黃魏紫那般擁有大批狂熱粉絲的「頂流」花卉，但卻獨得一位艷絕天下的才女垂青，那就是唐代詩壇的「頂流」女詩人薛濤。才女的命運，往往令人想起隨風片片繽紛的柔弱落英，在欄杆間、階砌下起落飄灑。很多詩人也慣於把薛濤與花一道寫進詩裏，比如鄭谷就有：「卻共海棠花有約，數年留滯不歸人。渚遠江清碧簾紋，小桃花繞薛濤墳。」

不過，薛濤最喜歡的不是海棠，也不是桃花。她居住在成都的浣花裏，「種菖蒲滿門」，也種在那纖薄溫婉的「薛濤箋」上。薛濤寄詩元稹，就以菖蒲自況：「擾弱新蒲葉又齊，春深花落塞前溪。知君未轉秦關騎，月照千門掩袖啼。」而元稹回贈時亦以「別後相思隔煙水，菖蒲花發五雲高」來作結，但是表達得未免有些逢場作戲了，意趣並不高。

薛濤紅顏而不薄命，據說活了六十多歲。迎來送往，紙醉金迷，見慣了形形色色歡場浪子，也不心存託付之念，「但娛春日長，不管秋風早」，傲然自立，達觀樂活，這也像是菖蒲的氣質。



瓜園蓬山
gardenermarvin@gmail.com
逢周三、四、五見報

廣東一所高校的圖書館設置「發呆區」，引來網友叫好與羨慕，有人直呼找到了「夢中情區」。生活需要發呆，已成為普遍認同的觀念。「找個地方發呆去」，被當做旅遊的代名詞。網絡流行語「我想靜靜」，在不同語境下含義豐富，可以是結束聊天，可以是委婉拒絕，也可以是進入發呆狀態。

發呆的方式千奇百怪。不少中年男人回家前習慣於先在車裏抽支煙，前段時間曾在網上引起討論，也可算發呆的一種。作為中年男人的一員，我既不會抽煙，也沒學會開車，但也愛在結束工

作後發上一小會兒呆。根據我的體驗，此類發呆純屬主動發呆，它既不是腦部出現了生理問題，也不是為某種目的而裝瘋賣傻的「戰術發呆」。消極地看，主動發呆是暫時的逃避，積極地看，它又是從一種狀態進入另一種狀態的過渡和調適。發呆帶來了情緒緩衝區，也是心理保護區，在這裏，放鬆和熱身合二為一，回頭看和向前走，都變得更加輕鬆。

近來ChatGPT很火，這位潮流新寵似乎什麼都懂，什麼都會。正是這一點讓我們對它感到擔憂甚至害怕。那

麼，有什麼是它不懂不會的呢？作家余華和王安憶在談到ChatGPT寫小說時說，生活不是按照常理出牌的，ChatGPT對這一點應該還不太明白，因此，它寫出的小說即便完美也是無個性而平庸的。不過，套用「子非魚，安知魚之樂」的思維方式，生活中那些不按常規不合常理之處，ChatGPT或許並非不明白，更大的可能是它只是目前暫時不明白而已，當被餵食的「偶然」「怪事」足夠多了，沒準兒就會發現這條生活規律，並從中找到「創作」靈感和素材。

同理，至少目前，ChatGPT還用不上「發呆區」。它會遭遇的，大概是故障或卡頓，而這屬於被動「發呆」，與人類的主動「發呆」不同。人工智能就是這樣以其「完美」促使我們重新看待自己和生活中的「不完美」，品味藏在其中的奧秘。



知見錄 胡一峰
逢周一、三、五見報

創意寫作聯盟

日前，作家王安憶與余華在華東師大舉行對談，百餘萬人次通過實時直播觀看。華東師大中文系教授黃平在主持完對談後「劇透」，華東師大今年將聯手北師大、復旦大學等內地九所知名高校發起中國創意寫作聯盟。一時間，很多文學愛好者在社交平台說，萌生了去讀創意寫作研究生的想法。

今年，王安憶、余華、畢飛宇等多位知名作家將陸續到訪華東師大，成為華東師大中文系創意寫作研究生的校外導師。華東師大中文系培養過大批文學創作人才，曾湧現出以沙葉新、趙麗

宏、格非、李洱等作家為代表的「華東師大作家群」。二〇一八年，華東師大成立中國創意寫作研究院，冀以此整合文學資源，推動文學創作，今次再發起中國創意寫作聯盟，頗具野心與擔當。

目前，復旦大學的創意寫作碩士課程、北師大的國際寫作中心與華東師大的中國創意寫作研究院是內地最有名氣的寫作訓練班。擁有王安憶等師資的復旦大學在內地首設創意寫作碩士班，北師大國際寫作中心則有莫言、蘇童、西川等坐鎮，余華也在四年前重磅加盟。這些文學大咖「開館收徒」，並非只掛

閒職敷衍了事，如余華透露，他遇到學生好的創作作品，會經常親自向《收穫》等雜誌的主編推薦。這樣的機會，是眾多「野生」寫作者所不能奢望。

內地的寫作訓練班，除了上述「學院派」，各地作協也都有設立創作室，經常組織作家採風、走訪。而寫作訓練的「文學黃埔」，毫無疑問當屬魯迅文學院。魯院的前身是創辦於一九五〇年的「中央文學研究所」，目前是中國作協所屬的國家級文學人才培訓學院，莫言、余華、王安憶、劉震雲、遲子建等都曾在這裏「就學」，堪稱中國的「作

家搖籃」。

中青年作家是魯院培養的重點對象。中國作協書記處書記、曾任魯院常務副院長的邱華棟對筆者提及，二〇〇二年魯院開始舉辦中青年作家高級研討班，千餘名富有創作實績和巨大潛力的中青年作家先後走進魯院接受培訓，成為文壇一個響亮的品牌。



樸散為器 馮愛枝
逢周三見報

《許你萬家燈火》

能發電創建過程。故事中的秦昌核電廠希望進一步發展潛力，但無奈很多設備都要從外國採購，因而受制於技術支援。外國的供應商只想賺取中國金錢，總是隱藏各項技術條件。秦昌的科學家決定自主研发，衝破限，實現完全屬於中國製造的核能發電廠。

「打鐵還須自身硬」。直到二〇一〇年，擁有自主知識產權的百萬千瓦核電技術終於研發成功，秦昌核電廠本以為達到目標，翌年卻發生日本福島核電廠事故，中國的核電工業發展備受影

響……《許》是一齣典型的勵志劇集，核能工業從跟跑到並跑，然後突圍而出，怎樣才可說好故事，除了劇情主幹的事件之外，當然需要倚賴具個性和關係的角色人物。劇中「秦昌三劍俠」的葉家明、林天誠和孟志遠是秦昌早期的科學家、採購員和技術工人，他們的子女葉啟辰、林奇和孟曉薇在不同崗位承傳上一代志向，先在秦昌參與核工業，其後伴隨各科學家 and 設計師成功開發各項技術和設備，終可排除萬難，創建「華龍一號」核電廠。

《安魂彌撒》

又至一年清明時節。每逢此時，無論是返鄉祭祖還是悼念親友，均不免內心傷感，且祈求故人在另一個世界安好。因此，本周也應景地選擇一張悼念逝者的名曲唱片——意大利歌劇大師朱塞佩·威爾第為紀念好友譜寫的《安魂彌撒》。本張專輯乃是EMI百代唱片公司於一九六四年發行的「天使系列」之一，由二十世紀意大利指揮大師卡洛·瑪麗亞·朱里尼執棒倫敦愛樂管弦樂團和愛樂合唱團，攜手德國女高音伊莉莎白·施瓦澤科普夫和女中音克莉絲塔·路德維格、瑞典男高音尼科萊·加達和保加利亞男低音尼科萊·吉奧羅夫聯

袂演繹的經典版本。封套選擇的是文藝復興初期尼德蘭畫家讓·馬魯埃的宗教圓形畫《有聖三一의聖殤》。

畫作以圓形畫的形式表現了聖母懷抱受難之後耶穌的一幕的「聖殤」主題，這也是文藝復興時期頗為流行的創作題材之一。除了聖母子之外，畫中還將從背後攬住耶穌的聖父，以及荊棘冠左側代表聖靈的白鴿，讓「聖三一」匯集在畫面正中。左下角圍着六個流露出悲戚神情的天使，畫家將他們和「聖三一」以差異巨大的體形呈現也凸顯出畫中人物的主次尊卑之分。整件圓形畫金燦燦的華麗呈現顯然具有當時所流行的

國際哥德式風格，而在人物細節的刻畫上則具有錫耶納和早期尼德蘭畫派的特徵。值得一提的是，儘管作品是用蛋彩繪製，但表層塗抹了透明的釉料，此技法在馬魯埃去世後被揚，凡·艾克發揚光大。不僅如此，畫作還被公認為是首個文藝復興時期的圓形畫（此創作形式直至十五世紀中期才開始廣泛流行），且是馬魯埃現存屈指可數的真跡之一，因此彌足珍貴。所有人圍在耶穌身旁哀悼的畫面無疑契合威爾第《安魂彌撒》的主題。

「碟中畫」《安魂彌撒》/《有聖三一的聖殤》



藝加之言 王加
微信公眾號：Jia_artscolumn
逢周三見報

春天，就要有嫩芽吃才可以啊！有嫩芽的餐桌，才稱得上沒辜負春天的心意。只不過提到綠葉和芽，往往是江南一帶出盡風頭，其實皇城根下也不寂寥，曾被一盤炸花椒葉驚艷過的我，發現在「吃春天」這件事上，京菜館們，是真的過於低調了。

花椒，其實算是見仁見智的調味品，愛它的人似我，一日不吃如隔三秋；厭它的人沒有理由，只覺得這股辛辣，放在很多菜品裏都屬多餘。但可以有人無視花椒，卻不能看低外柔內剛的花椒葉。積累了一個冬天的養分和元氣，等到春回大地時才甦醒，雖然嫩葉的品類不少，可花椒葉的對比反差萌絕對能讓人過「口」不忘，本是同根生，相看竟不同。

花椒葉好吃，第一味是屬於春天的鮮甜和清亮，當初在枝丫頂上看到它時有多醒目，入了鍋就有多美好，綠油油的嫩芽目測弱不禁風，但熟了之後竟然還有一分挺拔，脆生生爽利利地嚼着，哪怕簡單的涼拌都能入心入魂。光這一點，就完勝了絕大多數同僚。第二味，就是標誌性的椒麻香，但比起佐料來可恬淡柔和很多，是一股若隱若現的頑皮，明明吃到嘴裏，卻好像還在發光，一出芽就直竄到人心頭，沒有一點假模假式，宛若周末清晨伸個懶腰的你和我，前一天的種種困倦和煩惱都瞬間消逝，敢給了如此通透的姿勢。

花椒葉在味覺上的通透感，決定了烹飪方法可以不拘一格。如果是普普通通的嫩葉，一旦跟油有過多接觸，掌握不好火候就會理不清，連味覺也開始渾濁。但靈動的它，哪怕裹細粉油炸，都是天花板級的天婦羅。一片葉炸得利落，脆得鮮活，一口下去撲簌簌的感覺就像春雨淅瀝瀝，是真的滿足。誰說春天只有一種吃法，花椒葉一登場，思路不就打開了麼！



食色判答
逢周二、三、四見報

香港七欖

剛剛結束的周末，香港國際七人欖球賽要算是城中盛事了。

雖然我算不上七人欖球的狂熱粉絲，但只要可能的情況下，每年也會盡量去香港大球場現場看比賽。實話實說，對於觀看比賽本身而言，現場往往不如坐在家裏看電視直播，畢竟電視直播多機位、多角度、慢鏡回放、特寫鏡頭再加上專業評述，對比賽本身的展現可以說是全方位的，但現場觀看有觀看直播無法比擬的優勢，就是感受比賽現場的熱烈氣氛。

如果你有機會到香港大球場觀看香港七欖的現場比賽，一定要去一個神奇的地方——「南看台」。雖然我到現在也不知道為什麼，但似乎就是約定俗成，每年最熱情的觀眾，都會穿上各種各樣的「奇裝異服」，不約而同地匯聚在這一側的看台。與其說他們是來看一天的比賽，不如說他們是來參加一個以七人欖球為主題的大型狂歡派對。七人欖球每場比賽的時間很短



大川集 利貞
逢周一、三見報

雲

雲大概是最能詮釋「聚散無常」的事物：飄來飄去，蕩來蕩去，厚薄薄，恣意無拘。時有時無的那種聚與散，在天地之間是一種精靈般的存在。

雲並不僅僅是一種自然現象，這是我在報社做實習生時的一個重要收穫。有段時間專門跟攝影記者做採訪。其他的實習生在這個環節，往往出現在一些重大事件的現場，或是根據策劃的主題去街拍有趣的人，而我被「扔」在空曠的郊野裏。帶我的攝影記者是個大鬍子的中年男人，話不多，但我知道他舉辦過個人影展，才華橫溢。他用三腳架把相機定起來，調好角度，布置任務：「拍下你認為最美的雲。」然後，他就走開了。

我從沒有那樣認真地觀察過雲朵的存在。它們的生命，在蔚藍的天際裏，呈現出紛繁複雜的姿勢。它們彼此拉扯，又彼此錯過；它們不經意地交會，又在我眨眼的瞬間迅速分離。有風吹過，它們順勢而為，加速移動；陽光煦暖，它們不慌不忙，盡享



負喧集 趙陽
逢周一、三見報